DS
735
.A2Y86
1771a
V.13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五

後漢

孝桓皇帝

庚子延熹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自知不免。遣三子歸鄉里。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基茲。基字憲公。茲字季公。並爲長吏。聞固策免。並棄官亡歸巴漢。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于郿城。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業。

專精經學積十餘年。梁冀既誅。大赦天下。求固後嗣。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燮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燮後爲議郎。擢河南尹。卒於位。

單超卒。劉友益書法。超宦者。書卒。病漢也。故削其官。

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章懷註。持兩端而任意爲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集覽。辜。辠。較。與權通。專也。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輒

罪也。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左悺兄爲河東太守。皮氏長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孫嵩字賓石。北海安邱人。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先是。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至是。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注見前。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是年冬。羌圍允街。熲又破之。允街。漢縣。故城在今甘肅涼州府平番縣。允。音鉛。

夏。五月。漢中山崩。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

時泰山賊勞丙等復叛。其黨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字叔都南陽安衆人）討之。未服。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平。

辛丑　四年。春。二月。武庫火。

夏。四月。以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爲太尉。（黃瓊免以矩代。）

初。矩爲雍邱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五月。有星孛於心。

六月地震岱山（即泰山）及博（後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尤來山（即徂徠山在泰安府東南）裂

秋七月減百官俸貸（集覽貸本作貣音待從人求物也）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九月以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廳事也）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冬。諸羌復叛。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先是。零吾羌與先零諸種寇三輔。至是。復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後西州吏民守闕為熲訟寃。會羌益熾。乃復以熲為校尉。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悞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且臣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皇甫規為中郎將。監關西兵。擊羌破之。明年春。沈氐羌寇張掖酒泉。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萬餘口。皆詣規降。

庵廬。庵。草屋。廬。寄舍也。

壬寅五年。夏。五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時長沙零陵漢縣。今爲湖南永州府治。賊起。攻桂陽後漢郡。治郴。今湖南郴州是。等郡。遣御史中丞盛修討之。不克。艾縣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昌府寧州。賊遂焚燒長沙。寇益陽。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零陵蠻亦叛。至是。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棄城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逃遁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乃以太常馮緄討之。先是。所遣將帥。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

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四千級。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于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緄上書乞骸骨。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意。奏緄將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于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尚書令黃儁議以為無罪。明年。長沙賊復起。攻桂陽。太守陳奉破降之。緄遂坐免。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持節。還將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于是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畧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

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

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六年。冬。十月。上校獵廣成。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上林苑。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

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以兵戎未戢。四方離散。

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

心輿馬之觀乎。且時當種麥。豈可勞民。書奏。不省。

十一月。以周景字仲饗。人榮之孫。為司空。劉寵免。景代。

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于是條奏

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初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規薦之前後七上乃拜武威太守至是規復徵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穆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追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諡爲文忠先生。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邟鄉章懷注。邟周承休侯國。承休注見前。侯黃瓊卒。諡曰忠。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于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穉常于家豫炙一雞。以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冢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去。不見喪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

范滂郭泰雖號爲賢者然相尙聲氣噉虛名者因而爭附即欲不及於禍能乎

于是選能言者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輕騎追及。爲沽酒市肉。稱爲飲食。容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郭泰曰。孺子爲人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遊洛陽。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師事李膺。不仕終。一見嗟異。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之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我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

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徐稺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敬拜斯言。以爲師表。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以成名者甚衆。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郭林宗猶減三牲之膳。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吾友也。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字叔達。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知其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陳留仇香字季智。至行純嘿。年四十。爲蒲亭長。勸人生業。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爲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使香入太學。符融勸以交結。香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泰就房謁之。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逢。

度尚焚營雖以術御出于無可如何然較項羽窘迫沉船頗為勝之

頗給灑掃。泰許而善之。自餘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獎進。並以成名。

三月。隕石于鄠。漢縣。今屬陝西西安府。

夏五月。雨雹。

秋九月。荊州刺史度尚度以官為氏。尚字博平。山陽湖陵人。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先是陳奉破桂陽賊李研。而餘黨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至是合艾縣賊復叛。尚募諸蠻夷進擊之。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

但不幷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二月還宮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字子升桂陽人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太微宮五帝座後聚二十五星是爲郎位入奉宿衞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于是乃止

乙巳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本楚邑漢置縣唐曰眞源故城在今

河南歸德府鹿邑縣祠老子。太康地記。苦縣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賴。一作厲。

丙申晦日食。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于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

免覽官。司隸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詔李膺馮緄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輸作左校。

宛陵宛當作苑。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猶強占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

作左校。

夏五月。太尉楊秉卒。以劉瑜字季節廣陵人為議郎。

秉為人清白寡欲。嘗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旣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得裂土傳爵。嬖女冗食傷生。州郡賄賂公行。民愁鬱結。去入賊黨。貧民或賣首級以要賞。陛下又好微行。近習暴縱。惟遠斥邪佞。政和災弭矣。拜為議郎。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復反。攻零陵。太守陳球拒之。掾吏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陳球力守危城卓然可觀至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乃傅會荒唐語弓矢非機

車擂石之比古稱五石百步專以勁利爲用徒取牖然賞大郎巧於引發不知何以用之文士讕言眞不思之甚者

賊激流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伺時徵還京師。詔以爲中郎將。討擊斬之。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又破之。賊復還荆州。至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楊璇所平。張磐。字子石。丹陽人。楊璇字機平。會稽烏程人。

閏月。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封熲都鄉侯。明年春正月。當煎諸種復反。熲又大破之。西羌遂定。

秋七月。以陳蕃爲太尉。

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暢先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張敞諫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于是更崇寬政。愼刑簡罰。教化大行。文武兼資。折衝萬里。臣不如李膺。上不許。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九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爲后。時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融之元孫。有女。亦爲貴人。陳蕃及司隷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㝡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以李膺爲司隷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等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隷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

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廢。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為尚書令。

寬由東海相。徵拜尚書令。未幾。出為南陽太守。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于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昬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夏。四月。河水清。濟陰。東郡。濟北。平原。

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以文罽毳布也。織毛爲之。爲壇。飾淳金釦器。以金飾器之口也。設華蓋

之坐用郊天樂

殺南陽太守成瑨字幼平弘農人太原太守劉瓆字文理高唐人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伯武植之字仲進福之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見前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字公孝南陽棘人爲功曹皆使之襃善糾違悉心聽政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

彪嘗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以百數。曰。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爲賈。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宛有富賈張汎。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以遺中官。因得顯位。恃勢縱橫。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于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爲督郵。郡官。監屬縣。侯覽家在防東。後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

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于是宦官訴寃。帝又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字叔盛。愷之子。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輒以詔譴。襄楷襄氏。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以諡爲氏。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上疏曰。劉瓆成瑨。志除奸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

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轉爲二言。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之祠。黃老淸虛。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陳濟正誤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莫再宿矣。莫再宿。卽不三宿之意也。不欲久生恩愛。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時帝篤好浮屠術。由是其法浸盛。故楷及之。尙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瓆。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何容隱之乎。後卒終于江夏山中。河內張成者善

膺等糾惡在朝官爲衆職若縉紳居鄉定當以劉勝爲正否則大者橫議小者武斷其害尚可言哉寒蟬之誚疑不於倫其時清流惡習害人至此無怪黨錮之禍至死不悟也

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爲司隸。收捕逢宥。竟案殺之。成素以方技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請。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乃服。以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逋逃不獲。皆懸金購募。陳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白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于是諸人皆不祭。

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

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時徵張奐爲大司農。鮮卑聞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數道入塞。寇掠九郡。諸羌亦共寇武威張掖。乃復拜奐爲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匈奴烏桓聞奐至。皆降。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

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京師及上黨。

壬子晦。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竇武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近者奸民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陛下稷卨與契通。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謂即時也。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表請。帝

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于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滂候請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于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舉奏彌。會黨禁中解。彌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會稽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相戲曰。此中有黃龍。語遂流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時政化衰缺。郡國多言瑞應。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十一月。西河言白兔見。皆黃龍類也。

大水。渤海溢。

冬十二月。帝崩。年三十六。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惟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在今直隸保定府祁州。侯宏。肅宗子。河間孝王開之曾孫。祖淑。父萇。世封解

瀆亭侯。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宏。武白太后。以儵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

戊申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尉。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是時國嗣未立。諸尚書多託病不朝。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是為孝靈帝。

二月。葬宣陵。在雒陽縣東北。

世皆以蕃武並稱然武負援立功卽受侯封蕃有舊勛辛辭上賞所見相去甚

史臣曰。桓帝初誅梁冀。奮怒威。天下猶企其息肩。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賢力爭。屢折姦鋒。雖願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

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董氏爲愼園章懷注。在瀛州樂壽縣。樂壽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貴人。

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京師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漢縣。今屬山西絳州侯。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未嘗轉眄。融敬之。

封陳蕃爲高陽鄉馮智舒質實。高陽鄉疑卽高陽城。注見前。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遂然蕃因武辦考鄭颯雖有此替子何復考爲之語終乃以武坐失事機並要禍敗不得辭寡斷之譏矣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于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于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字伯元河南人劉瑜等。列於朝廷。共參政事。於是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

節甫罪久暴于天下武猶豫不速誅必俟鄭颯辭連

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音由。與尤同。豫不定也。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即趙嬈。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太微。天子庭也。劉瑜惡之。上書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勸武蕃速斷大計。于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爲氏。冰代

方自出宿使人納奏傳云不爲害成無甚于此者

之。收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勳雜考。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讀曰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音龔。姓也。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拔劒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使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

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于南宮。徙武家屬于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巴肅字恭祖。勃海高城人。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

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朱震字伯厚。陳留人。

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冬。十月甲辰晦。日食。

己酉二年。春三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置永樂宮。如桓帝尊匽貴人禮。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

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奐等皆自因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臺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太尉司徒司空并太傅為四公。惟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弼。掠死于獄。光祿勳楊賜字伯獻。震之孫秉之子。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蚨變可消。禎祥立應。

六月。以劉囂字重寧。長沙人。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新豐侯。注見前。

初。熲既定西羌。事在桓帝延熹八年。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永康元年。春。先零圍祋祤。掠雲陽。是夏。寇三輔。攻沒兩營。祋祤。漢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祋。丁外反。祤。音詡。雲陽。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淳化縣。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永康元年。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先零。奐當封。以不事宦官。不果。拜卓爲郎中。董卓。字仲頴。隴西臨洮人。

桓帝詔以問熲。熲上疏具對。略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今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久亂并涼。累侵三輔。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

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爲害。桓帝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縣漢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鎮原縣。直指高平。註見前。與先零諸種戰。時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令軍士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馳騎突擊。大破之於逢義山。今平涼府固原州有須彌山。或以爲卽逢義山。虜衆奔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下詔褒美。以熲爲破羌將軍。事在建寧元年二月。熲乘勝。晨夜兼行。連破之。羌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臣謀得行。奐計不用。遂懷猜恨。飾潤辭意。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經反覆。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今適期年。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願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使。事在建

寧元年七月至是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熲以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乃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遣司馬田宴夏育先將兵進擊羌衆潰東奔熲遣千人于西縣前注見結木爲柵遮之分遣宴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于是東羌悉平更封熲爲新豐縣侯尋徵爲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向有功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

三君俊顧及廚更相標榜卒羅鉤黨之禍可爲虛聲阿附炯鑒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上曰三君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次曰八俊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趙典書止名見朱寓沛人餘俱見前次曰八顧郭泰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羊本晋羊舌氏春秋末始獨從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人餘見前次曰八及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孔昱字元世魯國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翟超字及郡郡縣范書闕餘見前次曰八厨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度尚注見前張邈字孟卓東平人王考字文祖壽張人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秦周字平王平邱人蕃嚮字嘉景魯國人王章字伯儀

東萊人。方古之八元八愷。陳竇用事。舉拔膺等。及陳竇被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之。而侯覽怨張儉尤甚。儉破覽冢宅。事具前。儉鄉人朱並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曹節因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時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

征羌。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郾城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旣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敎。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

張儉亡命跡類於匪故覆之責儉與賈彪之拒匪所見頗正夫平時旣以名士自處罪不逃刑之義尚不能守其名又何足稱至致望門投止連染無辜不亦鄙哉

瞻卬之辭。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小雅正月之辭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襃有舊。亡抵襃。不遇。襃弟融年十六。匿之。事泄。儉亡走。國相收襃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襃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獨坐襃。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毁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袁閎聞黨事起。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

中屠蟠未入仕本可以囊括自全獨惜陳蕃李膺等號爲賢者既得時居位足弭小人之變所處非申屠蟠比乃亦囿于清流虛聲率以拘牽坐失事機難辭責賢之備不可徒諉之運會使然也

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孔褒，字文禮。弟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袁閎，注見前。張讓，潁川人。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字子龍，外黃人。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食。

EAST ASIAN LIBRARY

廟寢棲神閟陵藏魄漢[illegible]
上陵亦禮緣義起俗儒猶

庚戌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唯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辛酉朔日食大疫。

立貴人宋氏爲皇后。

帝朝太后于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于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壬子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注見前。

司徒掾蔡邕曰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

有執古不其祭之說者豈
言自是乎允

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胡廣字）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于時無忠直之風天下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太后宮官）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夏六月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EAST ASIAN LIBRARY

竇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于雲臺。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于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太尉李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旣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

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葬桓思皇后于宣陵。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南司馬門闕。在宮門外。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詔以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又以他事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悝。悝。質帝立。梁太后徙封帝父鴻爲渤海王。鴻薨。無子。以悝爲嗣。悝。桓帝之弟也。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爲癭陶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寧晉縣。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旣而桓帝遺詔復之。悝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

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癸丑二年。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海水溢。

秋七月。以唐珍潁川人。為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故得拜。

冬十二月。癸酉晦。日食。

甲寅三年。冬十一月。吳郡注見前。司馬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討會稽賊許生。三國志作許昌。斬之。孫堅始見此。

先是。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後漢縣。故城在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事在元年。至是。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

與州郡合討生破斬之。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堂前石經四部。碑凡四十六枚。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隸。皆秦程邈所作。篆有大篆。小篆。隸書。以邈徒隸。故謂之隸書也。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夏。四月。大水。

鮮卑寇幽州。

鮮卑屢寇幽。并。大爲邊患。是時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已復

立三互法。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萬里蕭條。無所管繫。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六月。螟。說文。蟲食穀葉者。

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五服內之親也。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洊臻。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

宣陵孝子拜官亘古異聞彼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舉孝廉父別居較此不爲奇

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族。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行乖訓典乃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上祿漢縣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和氏堯時和仲和叔之後

丁巳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討賊有功九江山賊起球爲九江太守設方畧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郎。

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

矣

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木簡。以書辭賦也。長一尺。故曰尺牘。及工書鳥篆字爲蟲鳥形六體之一也。者。皆加引召。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憙去聲。好也。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因上封事。畧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聽政餘暇。觀省篇章。聊以游意。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羣聚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贖。因請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今育晏慮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更徵發。轉運無已。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以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育晏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冬十月。癸丑朔。日食。

程子論趙苞而及徐庶不知庶在當陽與昭烈君臣之分未定尙可言去使庶處苞位亦將捨郡全母乎至方孝孺所云更非正論彼既挾其母以要之欲求兩全勢必兩失首鼠兩端適啓用藉口爲逆計者設計全城可也進戰則太速矣然終以死報母則其節尤可憫惻而不可貶以不知義非之矣

地震。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漢縣。故城在今熱河界。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刦質。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卽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爲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歐血而死。

自古養士官人之弊。極至鴻都西邸而極矣。論史者更何從加貶。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徐庶于此。蓋得之矣。

方氏孝孺曰。苞善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雖貪而可以利誘。苞若畧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縱使利未足以盈其心。吾猶可以計勝之。奈何不此之圖。而使母死于寇乎。夫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也。權其輕重。使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于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戊午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食。

地震。

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尙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為列。

既而詔為樂松等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俛肩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以張顥（字智明。常山人。）為太尉。顥為中常侍奉弟。因永樂宮門史霍玉以進。未幾罷。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時又有異氣墮溫德殿東。氣如龍。長十餘丈。）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搢紳之徒。委

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遊。冀上天
還威。衆變可弭。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與妖同。變以當譴責。欲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永樂門史黃太后宮官城社
爲姦。今道路紛紜。復云有程大人宮官者宿。皆稱中大人。者。將爲
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聖朝既自約厲。
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
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于後竊視之。悉宣

EAST ASIAN LIBRARY

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呂強成皐人愍邕無罪力爲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渤海王悝妃即后之姑也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以袁逢字周陽安曾孫爲司空

初太尉袁安子敞爲司空見前孫湯字仲河復爲太尉湯

三子。長成早卒。次逢。次隗。字次陽。逢以三公子著稱于時。至是爲司空。隗亦顯官。熹平元年先逢爲司徒。時中常侍袁赦用事。以逢隗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于世。成子紹。字本初。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輳。逢子術。字公路。亦以俠氣聞。先是逢從兄子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丙子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宏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

以橋元黄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以爲氏。元字公祖。睢陽人。爲太尉。
元幼子十歲遊門次。爲人所刦。登樓求貨。元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守元家。不敢廹。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元子亦死。元因上言。天下凡有刦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刦質遂絶。元居位數月。以疾罷。

初開西邸賣官。

開邸舍于西園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

段熲平定兩羌漢末將材所謂錚錚佼佼者乃亦阿附閹豎晚節不終雖時勢所驅然究失卓志矣

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及帝即位。每笑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董太后乃使帝賣官求貨。以爲私藏。后亦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于是童謠始驗。帝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大鳥事見前。奇。震之曾孫也。

己未二年。春。大疫。

地震。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

球甫爲司隸卽誅元惡以鷹鸇擊鳩梟豈得謂之刑濫史臣列之酷吏竟與王吉同傳可謂無識

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與辜較同。注見前。）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字文先。賜之子。）發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雒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磔甫尸于夏城門。（雒陽城南門名。）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順帝母。）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帝乃徙球爲衞尉。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梁人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

封中常侍呂强爲都鄉侯。不受。

强。淸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安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繇茲。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宜徵邕。更加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可弭。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殺司徒劉郃。字季承。河間人。是年二月爲司徒。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衞尉陽球。

初。郃兄儵。死于陳竇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劉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庚申 三年。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晉書天文志。狼一星。在東井東南。弧九星。在狼東南。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徵后兄進。字遂高。爲侍中。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故立之。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酖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畢圭靈昆苑。畢圭苑有二。東畢圭苑周一千五百步。西畢圭苑周三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五年。帝起四百尺觀于阿亭道。六年。帝又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

辛酉　四年。夏。六月。雨雹。

秋。九月。庚寅朔。日食。

鮮卑檀石槐死。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

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

作列肆于後宮。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爲私稸。與蓄同。收天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導引也。呂強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中尚方。中御府。皆私藏也。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時帝置騄驥廐丞。領受天下調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書奏。不省。

壬戌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字元江。細陽人。）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淸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字漢公。東海人。）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二月。大疫。

夏四月。旱。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史稱宦官畏典然典實無所彈劾見於史策驄馬之謠諺亦虛聲相尚而已

張角左道惑衆積十餘年未聞有捕治之者卒致養癰滋蔓八州牧肅憒乃爾時事可知矣

以桓典字公雅，榮之元孫。爲侍御史。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癸亥　六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

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衆稱人公將軍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所在燔刼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自函谷。秦故關。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南。漢故關。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帝元鼎中徙置。太谷。在今洛陽縣東。張衡東都賦。太谷通其前。卽此。廣成。卽廣成苑。注見前。伊闕。在今洛陽縣南。卽春秋周闕塞。轘轅。在今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元和志。山路險阻。凡十二曲。將去復還。故名。旋門。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西南。孟津。注見前。小平津。在今河南府孟津縣北。皆置都尉官。是爲八關都尉。以備黃巾。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字義眞。規兄子。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討潁川黃巾。

安平。後漢國。治信都。注見前。甘陵。注見前。人各執其王。安平王續。甘陵王忠。應賊。京師震動。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强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

呼常侍爲公母千古奇事如此而不亡國者未之有也

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討潁川黄巾。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字甫興。朝歌人。郎中張鈞。中山人。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宮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譖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趙忠夏惲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帝使中黄門

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上便宜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寃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賜坐寇賊免。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父嵩。宦者曹騰養子。或曰。嵩夏侯氏之子也。）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胡三省曰。曹操事始此。）

儁與賊波才（波。姓。才。名。王莽有波水將軍。其後以波爲氏。）戰敗。賊遂圍嵩于長社。（注見前。）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元及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異焉。（元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

南許劭。字子將。平輿人。與從兄靖。字文休。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其爲人。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于外。皆興于內。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憂。臣之所懼。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猶之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傅燮。字南容。靈州人。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爲刺史。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無清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盧植圍張角于廣宗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今順德府廣宗縣元時所置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于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

皇甫嵩初以次其破賊繼而斬馘殲渠功以最著同時盧植王允並績垂成罹禍嵩獨得免則功明哲尤不可及

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于下曲陽。後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晉州。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北宮氏。衛公族。以所居為氏。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為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字文約。素著名西州。羣

盜誘而封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于漢陽長史蓋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鵠曰。夫紲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至是。叛羌圍校尉夏育于畜官。勳與州郡救育。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蓋勳字元固。敦煌人。畜官。漢書音義。右扶風畜牧所在。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宏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字伯愼。穰人。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

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于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黃巾約封諝等爲內應其言猶出于張角弟子至王允奏上張讓與黃巾交通之書雖中主亦當正罪予之法乃反信讒罪允是眞亡國之君胡寅以中人以下目之猶爲失寬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旣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乙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字季寧。吳郡人。續之孫。）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字公山。東萊人。）

寵從子。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强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謂平定其價也。）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黑山（在今直隸順德府沙河縣北。）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

張白騎。多鬚者。號于氐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常山褚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已燕寇河內。詔遣朱儁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燕衆稍散。至建安十年。燕復率其衆降。封安國亭侯。

三月。以崔烈博平人。實從兄。爲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然皆先輸貨財。乃登公府。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而聲譽頓衰。烈拜日。帝謂親幸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于傍應曰。崔公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耶。姝美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美也。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誠與賊通而受平賊之爵賞倒置至此雖有忠直如楊賜輩其奈之何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土。若使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

夏。四月。大雨雹。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秋。七月。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于溫嵩旣罷邊章韓遂等大盛張溫將兵十餘萬與之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因使卓討羌卓糧絕乃于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于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不卽誅卓虧損威刑于是在矣溫不忍發

榆中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蘭州府金縣。

司空臨晉侯楊賜卒。注見前。諡文烈。

賜旣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爲司空。司空張溫出以賜代。居位一月卒。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于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于河閒。明年。

帝修南宮玉堂殿。鑄銅人四。鐘四。又鑄天祿蝦蟇。轉水入宮。復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天祿。章懷注。獸名。渴烏。受水之器。如烏之渴飲也。

丙寅 三年。春二月。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

三公在外。始于溫。是冬。徵溫還京師。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于傅燮曰。南容。傅燮字。少答我常侍。萬戸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夏五月。壬辰晦。日食。

丁卯 四年。夏四月。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

傅燮秉節始終真有疾風勁草之概視顧時矯飾名高者實過之

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殺涼州刺史耿鄙初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至是鄙率六郡兵討賊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扶風馬騰字壽成援之後亦擁兵反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國為主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太守傅燮固守燮子幹年十三言于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字彥林亦知名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

前太邱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于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謚爲文範先生。

後漢

孝靈皇帝

戊辰 中平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注見前。

以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為益州牧。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東海恭王之後。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刺史郤儉。從事賈龍等破走之。選吏迎焉。從治綿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王芬謀誅宦官可也遂謀
廢立是首叛自殺乃自取
之無足惜也

夏。六月。大水。凡郡國七。

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逸從比景。以赦還。與襄楷會于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時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紀傳無系。以告曹操。操拒之。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往昔之易。未覩當今之難。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于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先是黃巾餘賊郭太等。寇太原河東。至是青徐賊復起。攻掠郡縣。

講武平樂觀在洛陽縣東北。今日平樂保。

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

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袁紹共典禁兵。因謂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遂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己巳 六年。春二月。將軍皇甫嵩擊涼州賊王國。大破之。

王國圍陳倉。詔復拜嵩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擊之。卓欲速赴陳倉。嵩不聽。卓謂嵩曰。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以為不可。嵩復不聽。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困獸猶鬬。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

是與嵩有隙。明年。詔卓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兄子酈在軍勸嵩誅卓。嵩不聽。上書奏其事。帝讓卓。卓益忤怨嵩。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張純。斬之。餘衆降散。

初。漁陽張純。故中山相。與同郡張舉。故泰山太守。反。車騎將軍張溫發烏桓突騎擊涼州賊。純請將之。溫不許。純恥不得將。會烏桓多叛還。遂與舉及烏桓大人邱力居連盟。攻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舉自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事在四年。鈔掠青徐幽冀四州。詔遣騎都尉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討之。瓚進戰。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瓚深入無繼。反爲賊所圍。二百餘日乃還。賊亦飢困遠遁。事在五年。至是。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舉純首。純客王政。斬純首送虞。餘皆降散。帝遣使者即拜虞太

尉。虞既平純，乃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

右北平，後漢郡。治土垠，故城在今直隸遵化州豐潤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帝崩。年三十四。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弟協爲渤海王。協先封渤海，後徙陳留。范書靈帝紀及通鑑皆同。綱目于此即書陳留。今依通鑑，仍書渤海。而以徙封附註于目。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碩素忌何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兵徐兗，旣還而西，以稽行期。丙辰，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

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百郡邸者。百郡總爲一邸也。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

太后臨朝。封協爲渤海王。年九歲。是秋七月徙封陳留王。

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見前。荀攸。字公達。爽從孫。鄭泰。字公業。河南開封人。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于河間。驃騎將軍董重。后兄之子。自殺。后暴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為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輈張。猶彊梁也。怙汝兄邪。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故事。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繇是不附何氏。

葬文陵。在洛陽縣西北。

何進懲蹇碩之謀。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賀善贊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時多變異。且作畢圭。作列肆。不知社稷之將覆。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于桓也。

大水。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袁紹說何進悉誅宦官。紹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將吏皆英俊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悽愴苦楚之意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事久不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受宦官賂遺爲其障蔽進又新貴素敬畏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紹等又爲畫策召四方猛

召外兵之舉不待言其時諸常侍皆詣進求謝罪則制其命之權或誅或放其一獄吏可了之事而盡出外兵出無名矣臨事遲疑自貽伊戚庸人誤國可勝誅哉

將使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但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祗為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時董卓駐兵河東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又使騎都尉鮑信字允誠泰山陽平人宣之後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字元偉太尉元族子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字建陽前并州刺史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

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于此決之。謀頗泄。張讓懇其子婦。言于太后母舞陽君。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爲舞陽君言之。入、白太后。太后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宮。請太后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伺進出。斬之。即爲詔。以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請大將軍

共出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及虎賁中郎將袁術引兵燒南宮青瑣門（門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于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何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正北門）夜走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

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
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南行至雒舍地名在北止邙之北
明日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自雒舍而南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
因與公卿奉迎于北芒即北邙山在今洛陽縣北接偃師鞏孟津三縣界阪下
卓與帝語語不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
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為賢遂有廢立意是
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
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初入步騎不過三千俄而
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字奉先五
原人殺原而并其衆卓兵于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
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

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是爲獻帝。遂弒太后何氏。

卓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猶言且如此。劉氏種不足復遺。卓意欲廢漢自立。紹曰。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欲更立陳留王。皆惶恐莫敢對。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

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

卓大怒。免植官。植遂逃隱于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鯁涕。胡三省注。言不敢出聲。而但鯁咽流涕也。卓又議太后蹴蹴與蹙通。謂促迫也。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后旣弑。公卿不敢布服。及會葬。素衣而已。后謚靈思。合葬文陵。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漢縣。今屬陝西鳳翔府。侯。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卓與三公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字子琰瓊之孫）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初尙書周毖（字仲遠武威人）城門校尉伍瓊（字德瑜汝南人）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于是徵荀爽申屠蟠等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爽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爲冀州牧劉岱孔伷爲兗豫刺史張邈張咨爲陳留南陽太守。（韓馥字文節潁川人孔伷字公緒陳留人張咨潁川人劉岱張邈見前）

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陰爲紹說卓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渤海太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袁紹在渤海。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問諸從事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中山人）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

孝獻皇帝

庚午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袁紹以渤海起兵。紹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邈弟之河內太守王匡。字公節。泰山人。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紹從弟。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袁術屯魯陽。後漢縣。今日魯山。屬河南汝州。餘軍咸屯酸棗。注見前。約盟。先是。張超功曹臧洪勸超倡義討卓。超然其言。與洪俱西。見張邈及劉岱孔伷。約謀定議。于是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更相推讓。洪攝衣升壇。歃血而盟。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厲。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以曹操行奮武

將軍。時諸牧守多歸心袁紹。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弒弘農王。

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酖殺王。葬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謚曰懷。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諫阻之。泰恐卓衆多益橫。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懼。乃詭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卓乃悅。既而卓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卓表朱儁爲太僕。以爲已副。儁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固辭而止。乃大會公卿議。莫敢言者。司徒楊彪曰。關中殘破。都

皇甫嵩既不能聽子言誅卓于逆命之時復不從梁衍迎駕西遷之議乃至迎拜孔下甘受揶揄進退無據莫甚此者

雒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收斬之。時蓋勳爲京兆尹。皇甫嵩以左將軍將兵屯扶風。卓素怨嵩。將西遷。徵嵩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爲越騎校尉。

三月。卓遷都長安。焚雒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初卓既專政見雒中貴戚第室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人皆不保朝夕至是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

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卓以袁紹之故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謂嬰

孩也。以上五十餘人。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初堅爲長沙太守。討賊區星。平之。封烏程漢縣。今爲浙江湖州府治。侯。及聞州郡兵起。堅亦以長沙舉兵。襲殺荆州刺史王叡。叡先與堅討賊。以堅武人。遇之無禮。及堅過荆州。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堅收斬之。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遂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遣長史督促軍糧。設祖道城東門外。官屬共會。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盛。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蒯良兄弟數語當時所僅聞昭烈偏安之業有與此暗合者表特不能善用之耳然表在荊州雖無弭亂之心而撫輯得敝籍以稍安或此說有以啟之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是時江南宗賊（章懷注。宗黨共爲賊。）甚盛。袁術屯據魯陽。餘寇縱橫。（吳人蘇代、貝羽阻兵長沙爲亂。）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注見前）。請南郡名士蒯良（字子柔。中廬人。）蒯越（良弟。字異度。）與共謀畫。（表曰。宗賊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就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八郡。荊州刺史部統南陽。南郡。江夏。章陵。及江南之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凡八郡。）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郡漢壽。襄陽縣。漢屬南郡。今爲襄陽府治。）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張邈遣將分兵隨之）至滎陽汴水（注見前汴渠）遇卓將徐榮（元菟人）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畫（操曰諸君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

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衆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遲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耻之。丹，後漢丹水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析，後漢縣，故城亦在內鄉。邈等不能用。操乃募兵揚州，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遂殺橋瑁，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每望寇奔北，賞罰潛亂，州遂蕭條。未幾，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卒。爽與王允、何顒等爲內謀，爽既卒。顒以他事爲卓所繫，憂憤而死。爽從孫攸，及鄭泰亦共謀刺卓。事洩，泰東犇袁術。攸被執，及卓誅，乃免。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子孫議祖父臣議君此何故耶且當時所當急者不在此也邕汲汲請去已上廟號特媚董卓之爲耳所謂邕才多識適足濟其邪故孔子訓子夏曰毋爲小人儒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秦始皇所鑄。）鐘虡飛廉。（漢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名。）銅馬。（東京置。在金馬門外。馬援亦進銅馬。）之屬以鑄之。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

省孝和以下廟號。

左中郎將蔡邕議。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和帝號穆宗。安帝號恭宗。順帝號敬宗。桓帝號威宗。）請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字升濟。遼東襄平人。徙元菟。）爲遼東太守。

度初爲冀州刺史以謠言免。中郎將徐榮與度同郡。薦爲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魯展禽食采柳下。其後因以爲氏。）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

于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安帝分遼東遼西二郡地為遼東屬國度復分之也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舜分青州為營州遼東本青州地故度以為名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收郡治襄平為名地在今奉天府遼陽州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受

先是虞拜大司馬已加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虞在幽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餘口虞收視溫恤皆為安立生業民忘其遷徙焉至是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于董卓關塞遠隔不知存否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外託公議以拒

虞所治幽州遠近歸向者
據衆觀其不受帝號持義
伸仇實有過人之量

之。韓馥袁紹等。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齎議。上虞尊號。
虞厲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受重恩。未能
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
以相垢汚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
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

二月。卓自爲太師。

位在諸侯王上。以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董卓塢在今鳳翔府郿縣北。僭擬車服。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號曰竿摩車。言其逼天子也。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公卿拜謁車下。卓不爲禮。皇甫嵩時爲御史中丞。卓見之。抓手謂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

堅之拒卓詞嚴義正至操責諸將進滎陽未絕言大意誘其實別有所圖也故挫敗而堅勝

世以傳國璽爲受命之符不知此特嬴秦所造何足爲貴在德不在鼎璽更可

嵩平。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雒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堅先爲卓將徐榮所敗。收散卒復進。陽人。聚名。注見前。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爲調發。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遂進軍大谷。注見前。卓自出與戰。敗走。卻屯澠池。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于甄官井中。韋昭吳書。張讓之亂。劫天子走河上。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堅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一角缺。分兵邀卓。卓謂長史劉

知孫堅得與袁術爭之直
與漸卒同一自速敗亡而
已

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都絳反。愚也。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諸將分屯諸縣。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牛氏。宋司寇牛父之後。以字爲氏。輔。卓之壻也。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六月。地震。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韓馥以豪傑多附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蒲江反。紀。字元圖。南陽人。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迫于倉猝。必有遜讓。紹然之。以書與瓚。瓚果引兵至冀。馥與戰不利。紹乃使

其外甥高幹字元才陳留圉人及馥所親荀諶字友若淑之孫等說馥以冀州讓紹。諶謂馥曰。公孫瓚乘勝南來。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諶曰。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爲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而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又何病焉。乃避位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武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從事沮授勸紹曰。將軍因冀州之衆。收英雄之才。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以此號令天下。誅討未服。其功不難。紹喜。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田豐審配並以正直不得志于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與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沮側余反。氏出黃帝史臣沮誦之後。授廣平人。田豐字元皓。鉅鹿人。審配字正南。魏郡人。許攸字子遠。南陽人。治中別駕漢于

定國係州大小奏置。秩六百石。見文獻通考。馥後去紹。往依張邈。會紹使至。與邈耳語。馥謂圖己。遂自殺。

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初。荀淑之孫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率宗族北依同郡韓馥。彧以潁川四戰之地。謂父老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韓馥遣騎來迎。彧遂獨率其族往。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遂去紹從操。操與

操一見荀彧即曰吾子房是灼然以漢高自居篡其之禍豈待彧加九錫時耶彧乃矯語君子愛人以德其誰欺乎

諸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明年董卓將李傕等掠潁川彧鄉人留者多為所殺。

卓以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為河內太守。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遂歸袁紹于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漳水見前及是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引軍屯黎陽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卓因以楊為河內守。

秋九月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熒惑之精也見于角亢蒼龍之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故與張溫有隙卓討邊章無功孫堅勸溫殺之溫不能從而卓猶懷恨事已具前使人誣告溫罪笞殺于市

以應之。卓忍于誅殺。諸將言語蹉跌。便戮于前。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冤死者千數。人不聊生。道路以目。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胡三省曰。劉先主事始此。

涿郡劉備。字玄德。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好交結諸豪俠。嘗與公孫瓚師事同郡盧植。因往依瓚。初。備以討黃巾功除安喜尉。督郵到縣。求謁不通。遂直入縛督郵。杖二百。以綬繫其頸。棄官亡去。後復以功除高唐尉。爲賊所破。遂奔瓚。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術袁紹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使襲堅。堅嘆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公孫瓚連破黃巾。威震河北。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瓚逆擊于東光南。大破之。賊棄車重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生獲

七萬餘人。威名大震。與術相結而怒紹。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留之。使以書與虞。虞得書。遣騎詣和。瓚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已。亦使其弟越以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術從之。因即遣越助孫堅擊周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由于紹。遂出軍。屯磐河。即鈎磐河。禹貢九河之一。今山東濟南府陵縣東有磐河店。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瓚使劉備與田楷徇青州。數有戰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解人。涿郡張飛。字益德。涿人。相友善。至是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字子龍。眞定人。先將本部兵屬瓚。雲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明年春。卓遣其將李傕郭汜等。將兵拒儁。儁逆戰。爲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遂不復前。

劉焉使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殺漢中太守。斷斜谷。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魯自祖父陵。客蜀。世奉五斗米道。初。靈帝時。巴郡張脩。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掠郡縣。時人謂之米賊。後角被誅。脩亦亡去。魯因其法而增飾之。考范書靈帝紀中平二年。巴郡張修反。章懷注引劉艾典略。爲據陳壽三國志張魯傳。魯世奉五斗米道。裴松之補注。亦引載典略。而較章懷注爲尤詳。今依裴注附修事于此。劉焉在益州。陰圖

寧在魏屢徵不至節操可觀劉烈能化導鄉人改惡從善尚非虛聲標榜者流然遂以布謂堅貞爲善之心則未免矯枉沽名或亦告者之過歟

異計魯母以鬼道有少容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掩殺漢中太守斷絶斜谷閣（即連雲棧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託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因誅殺州中豪彊及太守校尉作乘輿車具千餘乘時焉子璋從帝在長安帝使諭焉焉留不遣

管寧（字幼安）邴原（字根矩皆朱虛人）王烈（字彥方平原人）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師友皆一時名士臨別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于是共飲終日不醉（華歆字子魚高唐人）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旣見度乃廬于山谷避難者漸來從

之。旬月而成邑。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原性剛直。淸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西還。度亦不復追。烈器業過人。名聞在原寧之右。善于敎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旣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建安中。曹操辟原爲司空掾。從征吳。卒。操又辟徵烈。遼東不遣。烈遂卒于海表。

壬申三年。春正月。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范書陳志孫堅

戰歿。俱在初平三年。通鑑據張璠漢紀載于二年者，吳錄。及英雄記。所載互有不同。今仍依范陳正史。

初袁術據南陽戸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術以豪傑多附紹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紹司空逢孽子。出後伯父成。故術云然。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還葬曲阿。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曲阿漢縣。唐改曰丹陽。今屬江南鎮江府。

袁紹擊公孫瓚于界橋。在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北。水經注曰界城橋。寰宇記曰袁公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遣其將麴義。漢尚書令鞠譚子閎避難西平。改姓麴氏。義本韓馥將。叛降紹。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牙。旗名。軍出建立牙竿。門。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瓚還薊。

夏。四月。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士孫氏。以爵系為氏。瑞字君策。扶風人。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卓自知凶恣。恐人圖己。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褊。常小

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字公臺東郡人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絶宮請說州中綱紀謂諸從事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鮑信等以爲然乃迎操領兗州刺史時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閒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求其喪不得乃刻如信狀祭而哭焉追至濟北注見前悉降之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操得卒三十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

誅首惡赦脅從非特自安亦所以安朝廷也允不審權變自復驕傲旣議赦議輒罷無斷制以致釀成亂階無足深惜

六月。李傕。北地人。郭汜。張掖人。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初懼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而不果。又議悉罷其軍。百姓遂訛言。當盡誅涼州人。于是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會卓子壻牛輔爲左右所殺。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允不許。傕等益懼。欲各解散。校尉賈詡字文和。姑臧人。曰。諸君若棄軍單行。

傕汜之變始於賈詡報讐一言詡雖自爲救命計而其禍至於不可復收則罪實浮於傕汜

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傕等然之。乃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章懷注。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擄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字穎伯暠之子。戰死。允扶帝上宣平門長安城東北門名。避兵。傕等于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

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遂殺司隸黃琬。徵左扶風王宏。宏字長文。太原人。右馮翊宋翼。宏遣使謂翼曰。傕汜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羽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道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旣至。傕收允及宏翼皆殺之。尸王允于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趙戩。京兆人。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功。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于難。傕自爲車騎將軍。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略。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于河內。傕等購求急。又逃歸袁紹。旣而復歸張楊。張濟。武威祖厲人。

秋八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曰磾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袁紹曹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時紹與公孫瓚方爭冀州。瓚遣兵擊紹。至龍湊。爲紹所破。紹又與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龍湊地名。在平原界。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又與瓚書。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期會雒陽。奉迎車駕。會岐得篤疾。經涉逾年。期者不至。是冬。劉表遣使貢獻。詔以爲荊州牧。岐以荊州完富。欲說表身自將兵。共奬王室。乃詣表。以老病遂留荊州。建安中卒。日磾爲袁術所留。術借其節視之。因奪不還。求去不遣。嘔血而死。

曹操遣使上書。

操辟毛玠字孝先。平邱人。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

儁與皇甫嵩同著威名乃但就逆賊之徵而儁較嵩尤陋觀其對諸將方謂傕兒小豎變難可乘乃反爲功呵大言不慙其謬於此

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張楊假塗西至長安董昭（字公仁定陶人）乃爲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字元常潁川人皓曾孫）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

徵朱儁爲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就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執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癸酉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食。

袁術進兵封邱。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注見前。自領揚州事。

術為劉表所廹，進兵北向，為曹操所破，走歸，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先是揚州刺史陳溫卒，袁紹以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死。術遂以下邳陳瑀為刺史。至是術奔九江，瑀拒不納。術合軍攻瑀，瑀走歸下邳。九江，後漢郡，治陰陵，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定遠縣。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結術為援，以為左將軍。

華山崩裂。

秋，曹操擊陶謙，謙走保郯。

先是陶謙遣使間行奉貢。治中王朗、別駕趙昱說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從之。王朗字景興，東海人；趙昱字元達，琅邪人。詔以為徐州牧。

虞號爲寬厚而軍無部伍且惜民廬舍戒無傷餘人竹適足自貽伊戚宋襄建文得用是致亂者然史稱瓚居薊南小城與虞相去

至是曹操以其父嵩爲謙別將所殺。嵩初避難琅邪。操迎之輜重百餘輛。謙別將利其財實遂襲殺嵩。乃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郯。操攻之。不能克。乃去掠旁邑。所過皆屠之。初徐方殷盛。穀實差豐。京雒流民東出者多歸之。及遇操至。凡殺男女數十萬口。所過城邑雞犬亦盡墟落無復行人。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復震。

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瓚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禀糧不周。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別築小城于薊城南以居。虞數請會。瓚輒不應。虞恐其中爲亂。乃率兵十萬討之。虞兵無部伍。又愛民廬

不遠又何至與十萬之師乎記載失實比比然矣

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餘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于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流。他州人流入幽州者。舊。舊著籍幽州者。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而遣之。疇間道至長安致命。比還。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乃為約束。班行于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徐無山。在今直隸遵化州西。

甲戌 興平元年春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為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

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劉備救之。備自有兵數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備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即沛縣。以屬沛郡。故謂之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還。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操使荀彧程昱字仲德。東阿人。守鄄城。漢縣。即春秋衛鄄邑。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曹操領兗州時治此。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于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迎呂布。操乃引軍還。初。張邈與袁紹等首舉義兵。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陳宮性剛直壯烈。先事操。後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說邈迎呂布爲兗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

應布唯鄄城范漢縣今屬曹州府東阿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陽穀縣八縣宋開寶中徙屬泰安府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氾本凡氏避地于氾水因氏焉嶷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殺氾嶷勒兵固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述征記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棗氏本姓棘避難改焉祗潁川人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漢縣故城在今兗州府濟寧州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布出兵戰操軍敗布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墜馬布騎得操而不知釋之與布相守

饑疲乎。此僅恃太倉米豆以糜之，直杯水車薪耳。杖侍御以懲不實，悉得全濟，其語可盡信哉。

百餘日。引還鄄城。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將許之。程昱諫乃止。

六月。京師地再震。

乙酉晦。日食。

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平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于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于是悉得全濟。

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天火燒綿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爲刺史。詔以爲益州牧。後韙叛璋。

閭成都。敗死。事在建安七年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楚大夫封于麋亭。因以爲氏。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字元龍。下邳人。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見易繫辭。言百姓樂推而不厭也。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字伯符。爲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字仲謀）翊（字叔弼）匡（字季佐）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字公瑾）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還葬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先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初靈帝時廬江賊反詔就家拜康太守悉降之至是袁術欲攻徐州從康求米康不與故攻之）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

乙亥二年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刦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刦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畧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便于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爲質儁憤懣發病死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刦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繒綵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

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
塢門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餔上飯何用米爲乃以臭牛骨與之帝
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
傕不肯曰郭多汜一名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吾等君觀吾
方略士衆足辦多否多又劫質公卿而君苟欲左右之
邪酈曰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酈
詣省門白傕不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
傕遂自爲大司馬位三公右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張超守雍邱
操以陶謙已死遂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河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今舍而東。布必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操引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騎並進。大破之。遂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弟超守雍丘。邈未至壽春。爲其下所殺。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于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六月。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

張濟自陝來和傕汜。欲遷乘輿。與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

遣使宣諭十反。傕汜乃許。自傕汜相攻連月。死者萬數。會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帝又遣賈詡召羌胡大帥。許以封賞。令各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卓故部曲。傕以爲安西將軍。董承。靈帝母董太后之姪。先爲牛輔將。楊奉。故白波賊帥。後爲卓將。白波賊者。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因號。以爲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注見前。

冬。十二月。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帝東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楊定與煨有隙。誣煨欲反。遂攻其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和解之。李傕郭汜悔遣天子。復

相與和。欲共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走荊州。張濟與董承楊奉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至弘農東澗。承奉與戰。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此者傕使殺之。帝露次曹陽。墟名在今河南陝州西元和志俗曰七里澗。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注見前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承奉等議夜潛過河。使李樂先渡具船。舉火為應。上與公卿步出營。

皇后兄伏德扶后，臨河。河岸高十餘丈，以絹縋而下。餘人皆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舟者，董承、李樂以戈擊之，舟中手指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宋貴人、后父完及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漢縣，注見前。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歸所掠宮人。已而糧盡，宮人皆食菜果。

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域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孫策擊劉繇，字正禮，牟平人，岱之弟。于曲阿，破走之。

先是劉繇奉詔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已據壽春刺史所治丹陽太守吳景孫策舅都尉孫賁字伯陽策從兄迎繇至曲阿旣而繇以景賁本袁術所用乃迫逐使去景賁退保歷陽繇遣將屯橫江浦名在和州東南對江南之采石爲津渡處以拒之景賁連攻不克至是孫策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在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遂許之術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四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先奉母徙曲阿依吳景已徙歷陽及是又徙母于阜陵周瑜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遂攻劉繇于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軍卒

遇策于神亭。慈便前鬬。策擥得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遂解散。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神亭在今江南鎮江府金壇縣西北。 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賢遍反。兵二萬餘人。威震江東。術表策為殄寇將軍。策以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為正議校尉。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為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繇奔丹徒。將走會稽。許劭曰。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其言。 遂泝江南保豫章。有笮融者。先從陶謙為下邳相。謙敗。融走廣陵。殺太守趙昱。依故彭城相薛禮于秣陵。復殺禮。至豫章。又詐殺太守朱晧。繇擊破之。融走死。

雍邱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洪守東郡事跡極類唐張巡其答陳琳書云義正而詞嚴慷慨有烈士風彩能死不失節可謂言行相顧之士矣

張超在雍丘，聞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洪先領青州，紹以其能，徙東郡，治東武陽。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掌士人，頃蓋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郡將遘厄，請師見拒，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伸，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知洪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米三升，請爲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也！使作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

［無能而覘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謂洪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讐。何謂服乎。紹知洪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使人牽出。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劉虞故吏鮮于［箕子封朝鮮。其支子食采在于。因以鮮于為氏。］輔迎虞子和。擊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盡有幽州之地。遂益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率州兵欲報瓚。以燕國閻柔

素有恩信。共推爲烏桓司馬。招誘胡漢。得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峭王。烏桓大人之稱。感虞恩德。亦率種人。隨輔南迎虞子和。和先爲袁術所執。逃還北。袁紹復留之。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瓚兵數敗。還易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雄縣。京。固守。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及爲輔等所敗。慮有非常。爲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爲樓其上。以鐵爲門。專與姬妾居。疎遠賓客。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丙子 建安元年。秋七月。帝還雒陽。

張楊使董承先詣雒陽修宮。時諸將更相疑貳。帝遣使至營宣諭。乃從詔。楊奉。韓暹。奉帝東還。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病死。楊以糧迎道路。

七月。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後爲其將楊醜所殺。楊奉亦出屯梁。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汝州。韓暹董承並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依牆壁閒。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音呂。野穀不因播種而生者。或饑死牆壁。或爲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宏義以

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字子廉。操從弟。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會韓暹矜功專恣。承潛召操。操乃以兵詣雒陽。旣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駕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殺尚書馮碩等。封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弘農太守。

曹操遷帝于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後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埶不便。唯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行至轘轅。楊奉韓暹欲要遮乘輿。不及。操擊之。奉暹南奔袁術。遂都許。立宗廟社稷。自

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勸太守王朗避之。朗不從。發兵拒戰。敗績。浮海至東冶。注見前。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以朗儒雅。詰讓而不害。後曹操徵朗。參司空軍事。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于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白龍魚服。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見劉向說苑。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操

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爲祭酒。

操以荀彧爲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爲軍師。嘉初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嘉謂其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操表嘉爲司空祭酒。

以孔融爲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袁紹子譚爲青州刺史。攻融。自春及夏。戰士所餘纔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胡三省注。都昌縣之東山也。都昌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在北海尊事高密鄭康成。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會黃巾入郡界。康成避地徐州。數年乃還。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乞歸卒于家。康成所著經書。凡百餘萬言。通人頗譏其煩。然經傳洽熟。稱爲大儒。齊魯間宗之。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飢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操從

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任峻（字伯達中牟人）爲典農中郎將募
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
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
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

呂布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先是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
術于盱眙（注見前）術與布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
兵東下飛敗走備與術戰又敗請降于布布亦忿術軍
糧不至乃復與備合并埶攻術至是術畏布爲已害乃
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于布
布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請靈等靈等亦）

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元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喜解鬭耳。乃令軍候植戟于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兵。

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使圖布。

初。備在豫州。薦袁渙爲茂才。至是。渙爲布所留。布使作書辱罵備。渙不可。布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且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袁渙。字曜卿。扶樂人。司徒滂之子。

所處何時而以處觀雅樂為事清流名士之禍人於斯極矣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作雅樂表欲庭觀之夔曰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曹操衡辱罵操操怒曰衡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才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乃送劉表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譖之表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衆辱祖祖殺之衡字正平平原般人)

丁丑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繡張濟族子也先是濟在關中士卒飢餓至南陽寇略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初帝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已而歸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還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至

是。曹操擊繡。繡舉衆降。操納張濟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繡還保穰。明年。操復擊繡圍穰。會袁紹將田豐勸紹襲許。奉迎天子。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遂解穰圍而還。繡率衆追之。賈詡曰。不可追也必敗。繡不聽。敗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歸。繡問其故。詡曰。公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云必敗。曹公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必勝也。繡乃服。

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初。董卓召馬騰韓遂。以圖山東。至。會卓死。李傕皆以爲將軍。遣遂還。留騰屯郿。事在初平三年。諫議大夫种劭。字申甫。拂之子。左中郎將劉範焉之子。等謀誅傕。使騰襲長安。戰敗。劭等皆死。騰走還涼州。在興平元年。至是。曹操將有事山東。而以

關右爲憂。操問荀彧。郭嘉言。將東取呂布。又恐袁紹侵擾關中。彧曰。關中將帥。唯馬騰韓遂最彊。若撫以恩德。雖不能久安。比公平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可屬以西事。乃表鍾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章懷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是塗。故云應之。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得之。議稱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小脅于彊臣。異于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于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

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于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字漢瑜。登之父。少與術遊。術以書召珪。又刦質其子。期必致珪。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爲太尉。尚先爲曹操所擊。奔術。事見前。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夏五月。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女已在塗。乃追還

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
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
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
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
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我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
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謀無素定不
能相維子登策之比于連雞埶不俱棲立可離也布乃
用珪策與暹奉書使與已并力擊術且許破術悉以軍

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從布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勳等散走。布追擊。大破之。殺傷墮水死者殆盡。韓暹楊奉縱暴徐揚間。是年。劉備誘奉斬之。暹奔還并州。道爲人所殺。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敬王羨曾孫。

自黃巾賊起。郡國皆棄城走。唯陳王寵有勇善射。治兵自守。國人不敢離叛。故陳獨得完。國相駱俊字孝遠。烏桓人。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時王侯無復租祿。或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寇盜所虜云。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

逆。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滿寵（風俗通。荆蠻有瞞氏。音舛。後改爲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勿考掠。寵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赦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于禍。）

戊寅　三年。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先是。郭汜爲其將伍習所殺。至是。煨等誅傕。傳首于許。詔高縣之封煨閿鄉（漢縣。今屬河南陝州。）侯。（煨後徵爲大鴻臚。病卒。）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等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使夏侯惇字元讓譙人救備為順所敗順所將七百餘兵每戰必克名陷陳營操乃自擊布與備遇于梁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布欲使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如有蹉跌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遣人求救于袁術術不能救嚴兵為布作聲援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名注俱見前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初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高順每諫布不能從後遂疎順奪其兵以與魏續至是續執順等以

布。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水經注。下邳城南門。名白門。）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元德卿爲座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于是縊殺布及陳宮高順。皆傳首送許。然後葬之。（操將殺陳宮。謂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遂出就刑。操爲之流涕。厚撫其家。初。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于布。及布敗。霸等及布將張遼。皆率其衆降。操割青徐二州近海者委霸等。以遼爲中郎將。劉備從操還許。操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陳登加伏波將軍。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張

遼字文遠。鴈門人。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前注見長。魯肅字子敬。臨淮人。爲東城胡三省注前漢縣屬廬江後漢省當是袁術復置。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丹陽宗帥于陵陽。前注見。禽之。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劉繇亡走。慈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于勇里。胡三省注在涇縣。禽之。卽署門下督。策謂慈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軍還。郞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先是。劉繇攻破笮融。朝廷以華歆爲豫章太守。及是。繇卒。餘衆未有所附。

策命慈往撫受之且觀華歆牧御方規何如慈還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之志

己卯 四年春三月袁紹擊公孫瓚瓚自焚死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瓚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至是黑山帥救瓚未至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爲應瓚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即所築高京瓚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其將田楷戰死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爲單于

蹋頓。邱力居從子。有武畧。邱力居死。子樓班年少。總攝諸部。紹攻公孫瓚。蹋頓以諸部助之。瓚滅。紹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諸部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夏六月。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而士卒凍餒。莫之簡恤。既爲呂布所破。事見前。又爲曹操所敗。二年。操東征術。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術走渡淮。由是遂衰。資食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爲所拒。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于紹。具言祿去漢室。袁氏當興。紹陰然之。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

走壽春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嘔血死妻子奔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前見還許分兵守官渡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竊爲公懼之紹不從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

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冬十一月。張繡降。

袁紹遣人招繡。并與賈詡書結好。詡于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于此。詡因勸繡歸曹操。繡從之。操以繡爲揚武將軍。詡爲執金吾。

復置鹽官。遣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負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成大業曹公有雄才大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

操使侍御史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往鎮撫之。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為部曲。覬書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由是服從。

孫策襲廬江取之。徇豫章。太守華歆降。

華歆王朗雖同一嬰城禦敵然朗猶力盡而降歆則葛巾迎謁名士厚顏孰甚於是

廬江太守劉勳。新得袁術部曲。孫策惡其兵彊。勸勳攻取上繚。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有上繚營。相傳漢昌邑王所置。宗帥。勳既行。策與周瑜。輕軍襲拔廬江。悉降其衆。勳北歸許。策遂西破黃祖。盛兵將徇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往見歆曰。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君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邱。地名。在南昌府城北。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與君絕矣。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降。策向歆拜。禮爲上賓。策之入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皖城。後漢皖縣。爲廬江郡治。故城在今江南安慶府潛山縣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長史劉岱等擊備不克備謂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